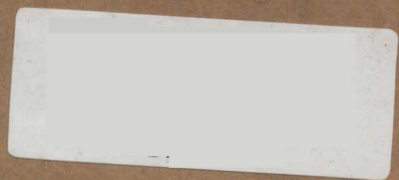


西  
行  
漫  
記



## 一 尋求紅色的中國

-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一
-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七
- 三 大漢的子孫……………一四
- 四 通過紅色的大門……………二四

## 第二章 赴紅都之路

- 一 被『民團』追逐……………三五
- 二 叛徒……………四一
- 三 賀龍特寫……………四九
- 四 紅色伙伴……………五五

## 第三章 在保安

- 一 蘇維埃的巨頭……………六一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七一
三	論對日戰爭	七九
四	共價兩百萬元的許多腦袋	八九
五	紅色劇社	九五

## 第四章 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

一	童年時代	一〇五
二	長沙時代	一七
三	革命的前奏	二八
四	國民革命時代	三五
五	蘇維埃運動	四一
六	紅軍的生長	五〇

## 第五章 長征

一	第五次圍剿	六三
二	整個國家的遷移	六八

## 第六章 西北的紅星

- 一 陝西蘇維埃的開始……………一八九
- 二 死亡與捐稅……………一九四
- 三 蘇維埃社會……………二〇〇
- 四 貨幣的解剖……………二〇九
- 五 生活在五十歲開始……………二一六

## 第七章 到前線去的途中

- 一 和紅色農民的一夕談話……………二二三
- 二 蘇維埃工業……………二二九
- 三 『他們唱得太多』……………二三四

## 第八章 在紅軍中（上）

- 一 『真』的紅軍……………二三九
- 二 彭德懷給我的印象……………二四四

三 爲什麼變成一個紅黨.....二五一

四 游擊戰的戰術.....二五七

五 紅色戰士的生活.....二六四

六 政治集會.....二七〇

### 第九章 在紅軍中(下)

一 紅色陶工徐海東.....二七九

二 階級鬥爭在中國.....二八六

三 四匹大馬.....二九三

四 回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三〇一

### 第十章 戰爭與和平

一 再談四馬.....三〇七

二 『小紅鬼』.....三一—

三 實踐中的『聯合陣線』.....三一八

四 關於朱德.....三二六

### 第十一章 回到保安去

一	途中所見	三六七
二	保安的生活	三四二
三	蘇俄的影響	三四六
四	中國的共產主義與共產國際	三五一
五	告別紅色的中國	三五六

## 第十二章 回到白區

一	叛變的序幕	三六三
二	蔣介石的被扣	三七二
三	蔣張與共產黨	三七九
四	『針鋒相對』	三八九
五	破鏡重圓	三九五
六	未來展望	四〇〇

## 第十三章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論日本的戰略	四一五
二	紅軍的迎擊	四二四

三	游擊戰爭的展開·····	四二九
四	不可征服的中國·····	四四〇
五	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四四九
六	中國戰略的展望·····	四五七



# 第一章 尋求紅色的中國

##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

在我僑寓在中國的七個年頭裏，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出問題，其中最難回答的是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運動的問題。一般好事的黨人們，極願意回答你的，因為他預備着一大串製成的答案，隨時可以提供給你，惜乎這一串答案是很難使人滿意的。因為他們這些答案從何而來的呢？他們既然沒有親自到過紅色的中國？

其所以不能回答的原因是，那紅色中國的經歷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神祕最難索解的一篇史詩。事實是如此的，那些天國的紅軍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老大國家的中心，他們在那裏奮鬥了九年，在這九年之中，他們的所經所遇，外界無從知道，因為他們與世界之間，有一道比石建的堡壘還要堅固的防線，這一條防線就是新聞封鎖線。一座由幾萬敵軍造成的活動長城始終包圍着他們，所以要進入他們的區域，是難於上青天的。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第一蘇維埃在湖南東南部的茶陵地方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人自願穿過這座長城，再回出來把他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即使是最最簡單的幾個問題，也是言人人殊的。有些人竟根本不承認紅軍這件東西的存在。他們以為就是有的也只是幾千飢餓的土匪而已。又有些人不承認有所謂蘇維埃的存在，以為那不過是共產黨的宣傳作用，是憑空虛構出來的。然而另外對於紅軍表同情的人，卻極力稱頌紅軍和蘇維



埃，以爲若要解除中國的一切禍患，非他莫屬。在這樣絕對相反的言詞中，要使一般求真理的人得到真確的報道，是難乎其難的事。這裏有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是凡關心東方政治和它的劇變歷史的人都感到興味的。

中國紅軍不是一個有主義的馬克斯革命者集團，經過一種統一的綱領訓練過，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他們的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方面自命其鬥爭目的是土地革命，是反帝，是蘇維埃式的民主，是民族解放等等。而南京方面，卻說紅軍只是由「知識匪徒」所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和匪賊。究竟誰對誰錯？還是雙方都對的呢？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分子是正式得國民黨容許合作的，但是就在同年的四月，著名的「清黨運動」就開始了。於是共產黨員，以及無組織的過激知識分子，上萬有組織的工農分子，都被當時的右派政變領袖加以大規模的屠殺。從那時起，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或做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就有死罪，並且的確有上萬這樣的人被處決。可是仍有上萬的青年繼續冒險做這樣的人。有數萬的工農兵與知識分子加入了紅軍，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相對抗。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催迫他們不顧生死要堅持這種政見呢？究竟國共兩黨之間的根本爭點是什麼呢？

總之，中國的共產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團體呢？他們和別國的共黨或社會主義者有什麼相同之處，什麼不同之處呢？而且各人所要問的着眼點也不同。一個好奇心重的遊歷家所提出的問題，是他們是不是留着長鬍子，他們喫湯的時候是不是有呷呷聲，是不是在公文皮包裏帶着用土法製造的炸彈等等。至於比較要求真的人，則問他們是不是「道地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有沒有讀過資

本論和列寧的著作？他們有沒有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他們是史太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者都不是？他們的運動是不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或者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抑是不是抱着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的大願的民族主義者？

紅軍的戰士們戰鬥得如是之長久，如是之驍勇善戰，而且——各種膚色不同的觀察家都已承認了，就是蔣介石將軍自己的部下也已暗中承認了的——如是之難以征服——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呢？誰使他們那樣戰鬥的呢？誰支持着他們的呢？什麼是他們所倡導的運動的革命根據呢？他們之如是難以相信的頑強，究竟是怎樣的希望，怎樣的目標，怎樣的夢想，驅使他們的呢？——說他們難以相信的頑強，是和另一方面的中國的妥協態度比較而言的；因爲他們曾經經歷了無數次的戰仗，受過無數次的封鎖，遭到過鹽荒，飢饉，疾病，瘟疫，而最後演出了那不朽的六千英里的「長征」，歷過行省十二，衝過國民黨軍隊的截阻數千重，結果終於得到勝利，在中國的西北方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根據地。

他們的領袖是誰呢？他們是不是曾經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觀念形態，和一種學說，抱有熱誠的信仰？他們是社會上的先知先覺，還是不過是徒然爲着生存而鬥爭的無知農民？例如那毛澤東，他是南京名冊上的第一號「赤匪」，曾經懸賞二十五萬元緝求他的首級，或是活擒他的，他到底是怎樣的人？那個價值如是之高的首級，究竟有一些什麼東西在裏面？或是如南京官方的公布，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又如那朱德——被稱爲紅軍總司令的——他的生命在南京看來有同樣的價格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還有那個二十八歲的紅軍戰術天才林彪，他的著名的紅軍

第一集團軍是從來沒有喫過敗仗的，他也是怎樣的人？他是從那裏來的？還有其他許多紅軍的領袖，屢次報告說是死了，可是後來又在報紙上重現，絲毫無恙的在指揮着新的軍隊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怎樣的人呢？

九年以來，紅軍對於比他們優越萬分的軍事集團對抗而造成了驚人的紀錄，這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沒有南京方面所可以利用的大工業根據地，大砲，毒瓦斯，飛機，錢以及近代技術，而紅軍勢力如何能夠依然生存，並且還擴大起來呢？他們所用的是怎樣的戰術？這些戰術是怎樣學習得來的？是誰教他們的？不是他們中間有俄國的軍事天才在幫助？誰在主持謀略，不但勝過了南京派去的那些國民黨司令，並且勝過了蔣介石以重金禮聘來的外國軍事顧問們（這一個軍事顧問團是由曾經做過德國希特勒國防軍領袖的西克脫將軍領導的）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那些農民們支持它嗎？假使不，它是以什麼組織起來的？紅軍在他們的佔領區域內將「社會主義」推行到怎樣的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佔領大都市？這是不是就可以證明紅軍並不是一種由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根本只是一種農民的反叛呢？總之在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還停滯在農業時代，工業狀態即使不患小兒癩痺症，也還是穿着嬰孩的衣服，要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怎樣可能的呢？

又，紅軍是怎樣穿？怎樣喫？怎樣玩？怎樣戀愛？怎樣工作的？他們的婚姻法律是怎樣的？婦女是不是如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公有」的？所謂中國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的劇團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財政？他們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以及「赤色文化」是怎樣的？

紅軍的軍力如何？真如共產國際宣傳刊物所誇說的有五十萬人嗎？假使是的，他們爲什麼奪不到政權呢？他們的軍火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是不是有紀律的軍隊？他們的士氣怎麼樣？他們的軍官和士兵的生活真是平等的嗎？假使蔣介石將軍在一九三五年已宣佈南京已經「根除了赤禍」，那末一九三七年時紅軍佔有了中國在軍事上最有利的西北的一整塊比以前更大的地面，這事實又將怎樣解釋呢？假使紅軍真的是完了，那末日本對中國提出那著名的廣田三原則，爲什麼有一頓說要南京加入日德的防共協定，以「防止東亞的赤化」呢？紅軍是真正反帝國主義的嗎？他們真要對日抗戰嗎？在這戰爭中，莫斯科會不會幫助他們？或者如那著名的胡適博士神經過敏地對他在北平的興奮學生所說的，他們那種熱烈的抗日口號不過是一種把戲，要博取大衆的同情的無辦法中之辦法，是一班惡化漢奸和匪徒的最後呼聲，這是真的麼？

中國共產黨運動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前途是怎樣的？它的歷史的發展是什麼？它能成功嗎？這種成功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對日本有什麼意義？這巨大的轉變對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它在國際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會得引起怎樣的變化？它對於英美及其他各國在中國的巨大投資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實在，紅軍有沒有「對外政策」的？

最後，共產黨倡導的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是什麼意義？

在非共產黨的觀察家裏面，竟沒有一個人能夠對這些問題給以可靠的正確的回答，或是根據親身的視察而作一些事實的報告，這似乎是很可笑的。因爲這個故事在一天一天的增加它的興味和重要性，而且所有的新聞記者也差不多都已承認這是中國絕無僅有的故事了。然而我們對於

這故事的知識却又如此之貧乏，因為在一國軍區裏要和共產黨人接近，是萬分困難的事情。

那些頭頂上懸掛着死刑的共產黨人，無論有禮或是無禮的地方，都是不肯自己承認是共產黨的。即使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僱用着一批薪俸很高的偵探在那裏工作，其中所包含的，竟有如吉文斯（C. Patrick Givens）那樣機警的人物。他是從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裏偵緝赤黨的探長。探長吉文斯每年要逮捕到幾十個共產嫌疑犯，年紀大都在十五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這一些犯人由國民黨的當局從租界裏引渡過去之後，便是監禁或處決。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的大功竟然爲南京當局所賞識，贈給他一塊彩玉勳章，並且一筆可觀的現金特賞。可是他不過是受南京僱用以偵探中國過激青年的許多外國偵探中的一個而已。

我們都知道，要想知道一些紅色的中國實在情形，唯一的辦法是跑到那裏去一趟。但是我們總是推諉着說「沒有法子去。」也曾有過幾個人嘗試而失敗了。於是大家相信這事是不可能的。大家都以爲進入了紅區裏去之後是不能夠再活着出來的了。這就是多年反共宣傳的效力，因為在中國報紙之受檢查與統制，其嚴格程度是不下於德國或意大利的。

後來，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裏，我的一個中國的密友，帶給我一個關於中國西北政治局勢的可驚異的消息——這一個局勢後來竟造成了蔣介石將軍之被禁西安，以及中國現代史之全部轉變。但是與這一個消息同來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消息，乃是有一個方法可以進入蘇區去。並且要立刻就去。因為那機會是千載難逢，萬不能交臂失之的。我於是決定下來，要嘗試去打破那有了九年歷史的新聞封鎖。

我此去的確是有相當危險的，不過後來新聞紙上報告我的死——「被土匪所殺」——未免太誇張了一些。但是這許多年來，那些受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正充滿著關於紅軍的恐怖故事，我那一番前去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鼓舞我的確，除了一封給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之外，我實在一無所有。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他。要經過些什麼艱險困難？我不知道。但是在這多年的國共的戰爭裏面，千萬條生命已經犧牲過了。那末以一個外國人的頭顱去換取關於這事的所以然的知識，還有更值得的事嗎？我自己也知道這樁事情是和頭顱有出入的，但是我的結論是，這代價並不太高。

在這樣興奮的心境之下，我出發了。

##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

正是六月初頭的時節，北平城裝飾着綠色的春之花邊，它那無數的楊柳和古柏，使得那紫禁城成了一個奇異迷幻的地方，且在那許多陰涼的園子裏，要相信那些宮殿的金碧輝煌的屋頂之外，竟還有那勞苦飢荒革命和受外國侵略的中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些飽食終日的外國人住在他們自己那精緻的地面裏，享受着威士忌酒和蘇打水，馬上球，網球，和閒談，竟可以快樂得全不覺得那大城市的靜默絕緣的城牆外的人間脈搏——有許多人確實是如此的。

然而，在過去一年裏面，就是北平那樣的綠洲裏面，也已被瀰漫在全中國的鬥爭空氣所侵入了。日本人侵略的威脅，已經惹起了民衆的大示威，特前在那些被激怒了的青年。就在那時的幾個月以

前，我曾經站立在那飽經變患的內城城牆下，看見上萬個學生在那裏集合，不顧憲兵的棍棒，喊着一種偉大的合唱：「一致抗日！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分離華北的要求！」

其時中國紅軍企圖通過山西，出兵長城，號稱要對日作戰，收復失地。頓時北平起了反響，差不多使北平一切防衛機關無所施其技了。這種有些近乎狂妄的出兵，是被蔣介石將軍的十一師新式精銳部隊所阻止了，但是阻止不了那些愛國的學生，他們不願監禁和處決，羣集到街頭去喊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和共產黨合作抗日！救中國！」

有一天夜半，我爬上了一節破舊不堪的火車，身上覺得有點不舒服，可是十分的興奮。興奮的原因是因爲在我前面放着一條探險的旅程，和紫禁城的中古光輝時間上相隔數百年空間上相距數百哩的地方。我是要到「紅色的中國」去。而所以覺得「有點不舒服」，則是因爲我身上種過了一切的預防疫苗之故。我當時的血液如果拿到顯微鏡底下去檢查一下，便可看出裏面有一個烏合之衆，因爲在我的臂上和腿上，我已經接踵注射了天花、傷寒、虎列拉、霍亂、和瘟疫的病菌。這五種病症，在西北正是流行着。而且最近有驚人的報告，說陝西省內還蔓延着黑死疫，地球上只有少數幾處地方有了。

我的第一目的地是西安——是「西方平安」的意思。西安是陝西省的省會，離北平有兩天兩夜倦人的火車路程，那裏便是隴海路西端的終點了。我的計畫要從那裏再向北進入佔着所謂「大西北」中心的蘇維埃區域。有一城市叫洛川，在西安北面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在當時是陝西赤區的起點。凡在洛川以北的，除了公路幹線有幾個地段，及下文將要講到的幾個地點而外，都已經染成



了赤色，南至洛川，北及長城，東西則以黃河爲界，成了赤區的粗略的疆界。那條挾着黃土的大河從西藏的邊境流出，向北流過甘肅和寧夏，越長城而達內蒙的綏遠。然後向東紆廻行了許多英里，重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成了陝西、山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統轄的地方，就在爲中國之大禍的大河的河套裏——包括陝西的北部，甘肅的東北部，與寧夏的東南部。真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蹟，這一個區域恰好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境界差相符合。數千年之前，中國民族就在這相近的地方，形成了她民族的雛形。

第二天早晨，我在車上觀察我那些同行的同伴，看見一個青年和一個道貌岸然的白髮老者，坐在對面嚼着苦茶。不久，那個青年和我說起話來，先是客套，後來自然而然的談政治了。我發見了他的叔丈人是一個鐵路上的職員，他乘車是免費的。他是在回到他四川去，是離開已經有七年了的故鄉。不過他不能斷定此番回去究竟能不能找到他的老家。因爲據說那裏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是紅軍，雖然四川紅軍也有的。不，我是說土匪。』

『可是紅軍不就是土匪嗎？』我出以好奇心問他。『報紙上常常稱他們赤匪或共匪的。』

『唉，可是你得知道，那些編輯先生不能不如此啊，因爲南京命令他們這樣稱呼的。』他解釋說。『假使他們稱爲共產黨或是革命黨，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地方，人家對於紅軍不是和對土匪一樣怕的嗎？』

『這個麼，也不能一概而論。有錢的人是見他們怕的，還有地主、官吏和收稅人，是怕的。可是農民

並不見他們怕。有時候他們還要歡迎他們。」說到這裏，他向着坐着的老者瞟了一眼，因為那老者正在一本正經的聽他，卻又裝做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看，」他繼續道，「農民們太愚蠢了，他們不了解那些紅軍的目的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真是言行一致的。」

「那末他們所說的話都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地方禁止重利盤剝，與吸鴉片，並且在那裏把土地重新分配過。所以你看，他們並不是真土匪。他們的主義是不錯的。可是他們都是壞坯子。他們人殺得太多了。」說到這裏，那白鬚老者忽然抬起他那慈和的臉，用着含養甚深的樣子，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不夠！」我和那青年兩個人聽了，不由得向他一呆。

不幸火車已將近鄭州了，在那裏我要換上隴海車，因而不得不中止我們的討論。可是自從那時起，我心裏一直疑惑着，不知是什麼真憑實據使那一位儒者風度的老人，維持他那駭人的論據。第二天一整天，我坐的火車——是一種很舒適的新車輛——在河南陝西兩省地面的黃土山上很慢地爬行，直至滾上了西安的那個新建的美麗車站，我還一直在懷疑着。

一到了西安，我就去拜訪陝西綏靖主任楊虎臣將軍。這位楊將軍是那些未被紅軍管轄的地帶的獨霸的皇帝。他本來是土匪出身，後來經由中國許多能幹領袖所走的那條終南捷徑達到了權位，而且據說就經由那條同樣的大道發了照例的大財。但是最近，他却不得不把他的權力分一部份給西北其他一些大老們去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那位從前統治滿洲的「少帥」張學良率領他的軍隊到陝西來，在西安就任了最高的紅軍征勦者——國民政府勦匪副司令。而為監視這位